



双重身份



唐陆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双重身份

唐陆泽◎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双重身份 / 唐陆泽著.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205-0749-3

I. ①双… II. ①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6605号

责任编辑: 徐玉霞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69号院 邮 编: 100142

电 话: 010-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发行部)

传 真: 010-81136655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6开

印 张: 23

字 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9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2.80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引 子	001
第一章 诓他出狱	003
第二章 双重身份	014
第三章 死里逃生	026
第四章 潜伏成功	037
第五章 色诱	048
第六章 妻子	060
第七章 7月23日	072
第八章 以敌毙敌	083
第九章 枪杀野田	094
第十章 第一回合	106
第十一章 宫崎云子	117
第十二章 色诱杀崔	128
第十三章 弄巧成拙	140
第十四章 电台	152
第十五章 交锋	162
第十六章 巧传情报	174
第十七章 清乡	187
第十八章 越俎代庖	199
第十九章 火烧生物刑讯室	211
第二十章 反间计	221
第二十一章 大汉奸的结局	232
第二十二章 冤家搭档	243
第二十三章 谋杀宫崎云子	254

第二十四章	夫妻相见	266
第二十五章	黄金大捷	278
第二十六章	玉观音之死	290
第二十七章	日本共谍	302
第二十八章	密电破译	314
第二十九章	毒杀宫崎云子	325
第三十章	破假成真	336
第三十一章	石破天惊	347
结 尾	361

引子

长沙，第九战区湘北战场。

1939年9月，日寇调集10万兵力，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从赣北、鄂南、湘北三个方向向进攻长沙，欲用奇袭闪电战，一举击溃中国守军，占领长沙。我大中国第九战区军民，在司令长官薛岳的带领下，英勇奋战，于10月中旬彻底击败了来势汹汹的日寇。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寇闪电失败。

不过，日寇贼寇之心未死，狂妄自大的冈村宁次，为实现攻占长沙的战略战术目的，仍然经常派遣特工队，潜入我军阵地侦察收集我军布防情报，为第二次攻打长沙做准备。

1940年湘北的初春，阴雨绵绵，寒风凛冽。

中国第九战区52军25师112团76连的98个弟兄，在连长胡开宇的带领下，隐蔽在浓密的树林之中，匆匆前进，奉命前往新墙河南岸下游的杨林墟去换防。

跑在前头开路的胡开宇，突然发现湿地上一连串新鲜凌乱脚印，胡开宇举手示意部队隐蔽，他凭经验分析断定，这可能是潜入我军阵地的小股鬼子侦察兵。随后，胡开宇爬上一棵大树，用望远镜发现了，在一个简陋的雨棚下，正躲着十来个鬼子画着地图，发电报。

胡开宇迅速从树上滑落到地下，高兴地把几个排长叫到跟前说：“弟兄们要升官发财了。”随后，胡开宇交代战术，分头散开，包围这十来个鬼子侦察小分队，并交代一定要留一两个活口。

鬼子侦察小分队发现被76连包围后，凭借精良的武器，负隅顽抗反击，一下子撂倒了76连七八个弟兄。不得已，胡开宇一声怒吼，下令朝鬼子侦察小分队扔了一阵子手榴弹，把鬼子炸成了碎片。在清理战场时，76连缴获了一台军用电台、一本密电码本以及武器装备，唯一遗憾的是未能擒住活口。

76连的官兵非常高兴，他们早就听说战区有令，缴获日军敌特电台和军用密电码本，按论功行赏的奖励制度，相当于击落两架敌机，勋章和奖金官兵们都会拿到。

76连到达杨林墟后，胡开宇立即将缴获的电台和密电码本送往团部。由团部再将电台和密电码本，一级一级送往第九战区。第九战区情报部，马上派出情报特工将电台和密电码本送到了重庆。

第一章 诳他出狱

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

侦讯处处长吴森把中国第九战区 52 军 25 师 112 团 76 连缴获的日军通信密电码本送到戴秋实的办公室。吴森很肯定地告诉上司戴秋实，经侦讯处密电码专家们仔细甄别，76 连缴获的这本密电码本就是日军战时常用的 A 号军用联络密电码。

戴秋实听了脸色阴沉，抬头叹息说：“那群兵痞子不懂情报啊！”

吴森对戴秋实的叹息感到不解，说：“局座，缴获日军的军用密电码应该高兴啊？”

戴秋实瞪了吴森一眼，说：“高兴个屁，我花大代价请那个美国佬雅德礼和局里的那些所谓的专家，一起摸索研究了几十年，掌握的日军密电码破译技术和规律，就因为那群兵痞，把这么个破本子，从那个日军通信兵口袋里搜出来就前功尽弃了。你想想，日本人知道我们缴获了他们的军用密电码会做什么？”

吴森似乎恍然大悟，听出了戴秋实心里的忧虑，吓得冒出了冷汗，说：“换密电码。”

看吴森那无知的样子，戴秋实骂道：“我看你还不是一头猪。局里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密电码本？”

吴森一时揣摩不透戴秋实问他这句话的意思，小心地说：“每个处室和科室都抄了一本。”

戴秋实听了又问道：“听说，还对缴获密电码本的那几个兵痞，进行了公开授勋嘉奖。”

“是正常的论功行赏。”吴森回答说。

戴秋实挥挥手，要吴森下去，说：“怪不得委员长会骂军统，就是一群饭桶。”

吴森告退，正要转身下去，戴秋实又挥手示意要他别走。吴森不明白戴秋实的意思，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戴秋实余怒未消，拨通了通讯处处长卢希亚的电话，说：“你立即来我办公室。”

卢希亚很快到了戴秋实办公室，看到戴秋实办公桌上那本缴获的日军密电码本，明白了戴秋实找他的原因。

戴秋实迫不及待地问卢希亚：“通讯处最近两天来，监听到的日军来往密电，频率和动向怎么样？”

卢希亚摇摇头说：“情况反常，这两天没有监听到，日军的密电频波，我们好像成了聋子。”

吴森急急地看着戴秋实，不敢说话。

戴秋实无可奈何地说：“我们成了聋子，前线战区和重庆防空部队就成了瞎子。前线的国军只能等着挨打，重庆也只能等着挨炸。我呢，等着委员长的娘希匹。不出一个星期，日军的飞机就会肆无忌惮地飞来轰炸重庆，你们就等着挨炸吧。”

吴森见了戴秋实的脸色变化，小心翼翼地说：“局座，112团缴获日军的密码本，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以日本人的速度，恐怕他们新用的密电码已经出来了，我们总得想什么办法应付啊。”

卢希亚明白戴秋实和吴森的意思是要重新研究和破译日军即将启用的新密电码，也说道：“事已至此，我们也不能坐以待毙。”

戴秋实看着他们，点点头，说：“你们还不是一无是处，知道什么叫危难关头。”

只是卢希亚面露难色，说：“雅德礼已经离开重庆了，我们的专家能行吗？”

戴秋实听了雅德礼这个名字，狠狠地骂道：“那美国佬就是个骗子。除了骗钱和骗女人，还骗了我对他毫无防备的信任。”停了一会儿，戴秋实又说：“我心里倒是想到，有个替代他的人，不过也只能是试一试。”

吴森似乎明白了戴秋实所指的是谁，说：“可那小子四年了，一直不肯低头屈服，跟我们合作。”

戴秋实听了吴森的话，似乎很自信，说：“诓他出狱，我有办法。”

吴森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来，说：“中共那边，前段时间照会了我们一个文件。说，有个日本共谍逃到了上海，特高课正在极力追杀，希望我方上海的地下组织能协作帮忙解救。”

戴秋实听了意识到什么，说：“特高课极力追杀的日本共谍，你怎么不早汇报？”

吴森苦着脸说：“局座，这我愿罚，那不就是因为忙着这本缴获的密码本，那些杂七杂八的事情嘛。”

戴秋实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心里似乎有块难以落地的石头搁着，没有再批评吴森的意思，说：“中共的照会要协助解救日本共谍的事，不要再让第四个人知道。”

吴森见戴秋实放过了自己，“啪”的一声立正，挺直腰杆说：“是。局座！”

戴秋实朝吴森和卢希亚扬扬手，说：“去渣滓洞。”

二

梅雨季节的重庆，细雨霏霏。

渣滓洞监狱被雨雾笼罩着，这里每间牢房都住满了犯人，拥挤不堪，但有间牢房

和其他牢房不一样，只住了霍子飞一个人。

1937年4月，霍子飞收到了未婚妻朱巧莉的家书，叮嘱他尽快回国完婚。而他，自从在报纸上看到一张日本鬼子杀中国人的照片后，他也没心思再在日本学习下去。因此，从日本的名古屋辗转回到东京，又乘船回到了祖国南京。

当时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了留日华侨归国生活工作办事处，负责处理留日华侨回国安置问题。而作为国民党中央最倚重的特务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也在办事处秘密安插了特务，专门针对那些有特殊技能的留日归国人员，而且军统看中的旅日归国华侨，办事处会给予免费吃住的待遇，目的是要软硬兼施让他们进入军统。

霍子飞当时在日本学习通讯电报信息技术，成绩优秀，他的底细在回国前，军统就已经摸得一清二楚。霍子飞一下船便被假扮成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军统特务接到了办事处。

第二天，霍子飞又被带到了一处秘密基地，在这个秘密基地里，戴秋实坐在办公桌前接待了他。在戴秋实办公桌上，霍子飞看到了他未婚妻朱巧莉以及他父母双亲的档案，而且档案上还端端正正贴有他们的照片，还有一份档案是记录了他学习的各科成绩，以及他的智商和情商的指数等，非常详尽。霍子飞大吃一惊，这时他才明白，他早已是军统的目标了。

在秘密基地里，戴秋实和霍子飞谈话后，戴秋实安排人给他照相，让他填写档案，按指模印。但霍子飞拒绝了，他对军统的所作所为有所了解，进了军统组织就意味着失去了人身自由。他霍子飞心里想着，自己是家中一根独苗，回去与未婚妻结了婚，生了一男半女后，再出来谋事，报效国家也不算晚。

见霍子飞不愿意加入军统，戴秋实很生气，但霍子飞一根筋死活不答应，表示只想回去和未婚妻结了婚，生了孩子再说。

戴秋实对他发出一阵冷笑，把他的底儿全倒了出来，说霍子飞在日本留学除了学通讯电报技术外，还拜了日本著名的浪人武士正浩勇夫学艺，未婚妻又在共区，哪一条都可以判他通敌通共的死罪。但霍子飞认为，戴秋实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他而已，他一个正正经经，想报效祖国的归国留学青年，难道军统还能莫须有地判他有罪不成。

霍子飞低估了军统，更低估了戴秋实，他不知道看上去温文尔雅的戴秋实，心里却藏着刀枪剑阵，在他心里只有“顺他者昌，逆他者亡”的道，没有霍子飞评理论法的路。在霍子飞反复拒绝加入军统后，戴秋实当时就让特务把霍子飞关了起来。而且这一关就是四年，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关到了重庆渣滓洞监狱。

1940年4月，重庆渣滓洞监狱里，已经坐了四年监狱的霍子飞衣衫褴褛，蓬头垢面，用一根半米长的竹子，在地上不停地谋划着他心里的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把英文

的A、B、C、D、E、F、G等26个字母在1、2、3、4、5、6、7、8、9、0中穿插演算，也正是每天玩着这些字母和数字游戏，才使他熬过了四年。

戴秋实和吴森来到霍子飞的牢房，看守对戴秋实和吴森这样的大人物，不打招呼地到来有些措手不及，慌忙要去提霍子飞出来让他们审讯，但戴秋实示意没有看守的事，让他一边凉快去，他亲自去霍子飞的牢房里看看就行了。看守面露难色，告诉戴秋实，霍子飞见了人时不时发会儿疯的，而且牢房里卫生不好，很臭。戴秋实没有理会，和吴森直接进去了。

霍子飞还在画着字母和数字的游戏，一手握着那根竹子，一手挠着痒痒，在头发里抓了几下，肮脏的指甲缝里便有几只虱子，于是他放下竹子，抠出其中一只肥的，两手指一挤压，便发出“噗”的一声响，指甲上留下了虱子的尸体，也留下了他的血迹。

突然铁门“哐当”一声响，霍子飞立即跨到角落里，抓起粪便，便往脸上抹，嘴里不停地说：“吃屎吃屎，屎好吃……”人立即变疯了似的。

吴森看到霍子飞的样子忍不住要呕吐，戴秋实眉头皱了一下，目光随即落在了地上的那根竹子上，环顾牢房四周，戴秋实随后又发现了铁窗上的铁杆干净溜光，明白了怎么回事，便示意和吴森出了监狱。

出了监狱，吴森不无遗憾地说：“他疯了，真的疯了，连屎都吃。”

戴秋实面无表情地说：“装的。”

吴森似乎不信，说：“装的？把屎直接往嘴里塞，还能装成那样？”

戴秋实很不屑，说：“你没看到地上的那根竹子和铁窗上的铁杆，都干净光滑，说明他一直在锻炼他的脑力和体力，没准局里的人难有他的对手。他如此装疯，就是希望我们把他当疯子，放他出去。”

吴森明白似的点点头，道：“上午局座还说，要把他诓出监狱，既然他装疯，想出来，那正好我们也不用诓他了，直接把他放了。”

戴秋实说：“把他放了？哼！这样的人，如不为我所用，就必须把他关死在牢里，否则一出来，他必成共党。”

吴森不停地点头诺诺，其实他也看出了霍子飞是装疯的。官场马戏，吴森很懂，那就是在领导面前，懂也要装不懂，凡事得看领导的，该装儿子那就得装儿子，该装孙子那就得装孙子，吴森就是这样顺风顺水爬到军统处座上的。

沉默了一会儿，戴秋实说：“你去安排，在他的牢房里放个大水缸，装上干净的清水。”

吴森以为戴秋实动了恻隐之心，问：“让他洗澡？”

戴秋实摇摇头说：“牢房里没有镜子，让他在水里照照，看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你想想，一个出国留学，风流倜傥的青年才俊，沦落到要吃屎装疯的样子，对他的精神打击该有多大？还要给他拍些照片，就说寄给他的父母和未婚妻。哦，对了，立即

派人去他老家，找到他的未婚妻和父母，无论如何，绑也要绑来重庆。”

“现在战乱，几年了没他的音信，他未婚妻应该早就嫁人了吧。”吴森说道。

“怎么？你觉得我的安排不妥吗？”戴秋实对吴森做事的风格有些不爽。

“是。局座，我立即安排行动。”吴森假装诚惶诚恐地说。

戴秋实按他的意志办事，吴森没有过问的资格，在军统组织里，等级制度严苛，问询上司也是违犯纪律的，而且军统头子的脑袋里，一般人是永远猜不透他在想什么的。

戴秋实和吴森一走，霍子飞便泄气地坐在地上。霍子飞知道，他的装疯卖傻在戴秋实面前有多拙劣、多可笑，怎么可能骗得了戴秋实这个军统头子，老狐狸呢。

两个狱警把一缸清水抬进了霍子飞的牢房里。霍子飞禁不住地走近水缸想洗把脸，猛然看到水中倒影，看上去是那么的肮脏龌龊，他吓了一跳。霍子飞也知道自己蓬头垢面的面容肯定难看，却没想到是这么肮脏龌龊，心里不由得一阵悲凉。想当初，他年少得志，去日本留学，多么意气风发……

霍子飞再一次走近水缸，他突然意识到是戴秋实有意安排人做的，目的是警告他，让他清楚他项上的人头，包括他的毛发生长，已经不是他能控制的。戴秋实就是要让他精神崩溃，向他卑躬屈膝。

正在霍子飞犹豫洗脸还是不洗脸的时候，那两个抬水缸来的狱警又进来了，手里提着照相机，强行给他照相。照了相后，问他介不介意把他的照片寄给他的父母和未婚妻看看。

霍子飞不知该怎么回答，目瞪口呆地看着两个狱警哈哈大笑地出了牢房。霍子飞心里很明白，这一切都是戴秋实有意安排的。霍子飞预感到，出狱的日子应该要来了，只是猜不透在他出狱后，戴秋实还会对他干什么。

三

吴森秘密电令河南军统组织开封区嵩山特务组下属的中牟特别行动队，去霍子飞老家中牟县霍家村，接霍子飞的未婚妻和父母，并叮嘱行动级别是C级。

军统秘密行动，一般分为A、B、C、D、E、F、G七个级别，A是最高级别，G级为最低。被军统定位执行G级的行动对象，那是必死无疑的，如大汉奸、日本军人等都是采取G级行动，直接枪杀。C级是军统特务行动，执行任务比较高的一个级别，一般是被执行对象身份较为特殊，特务行动不得滥用暴力。吴森深知，戴秋实要诓骗霍子飞出狱，可能有重大行动任务，寄予霍子飞去完成，所以对霍子飞的父母和未婚妻，采用高级别，用较温和的手段执行完成。

人们都认为军统特务行事都是横冲直撞、凶神恶煞，其实那都是误解，军统特务行动一般都是秘密低调，很多大案要案神不知鬼不觉就完成了。

军统对付敌人和异己的手段不下百种，什么威逼利诱、绑架暗杀、恫吓诓骗等。戴秋实最喜欢用的就是诓骗，他觉得那才显示他的过人智慧。诓骗，也让戴秋实吃到了许多甜头，为蒋介石排除异己，收拢人心，化解了很多军事和政治的危机。

吴森那边在行动，有一件事却一直让戴秋实坐立不安，食之无味。那就是吴森之前提到的一件事，延安情报部门照会军统的一份文件。

吴森把文件呈送给了戴秋实。文件是要军统上海站，秘密协助救援，从东京逃往上海，被梅机关和特高课极力追杀的日本地下共产党。

戴秋实肯定，这个日本地下共产党，可能携带有日军或日本情报机构的重要情报，否则梅机关和特高课不会如此急于双重追杀。戴秋实行事向来雷厉风行，心思缜密，他立即密令潜伏在上海、南京、哈尔滨以及延安四地的军统特务必须摸清这个日本地下共谍的路数。

就在戴秋实刚刚布置完，四地潜伏特务，秘密侦查日本地下共谍来路的时候，卢希亚来报告说，电台突然频频监听到日军的短信电波，音频极短，不成电文。根据情报专家分析，可能是在调试新的密电码。

戴秋实一惊，日军情报机构这么快就启用新密电码 B 套了。戴秋实非常忧虑，一旦日本情报机构的 B 套密电码调试通过，日军就将立即在战争中启用，而军统对日军 B 套密电码，还是一无所知，这给国军和重庆将是致命打击，他如何向领袖交代啊。

河南军统开封区嵩山特务组的行动很顺利。几天后，吴森就接到了他们的消息，霍子飞的父母已经在来重庆的路上了，但他的未婚妻朱巧莉，则在 1937 年秋就已经死了。死亡原因不明，有说是被日本鬼子飞机炸死的，行动特务组还拍了她的坟头照片。

三天后，霍子飞父母到了重庆。吴森禀报，问戴秋实怎么安排霍子飞的双亲。戴秋实表示，吴森的任务已经完成，霍子飞的父母他亲自安排。吴森交接完就退了出去，他知道凡是重大事项，为了绝密，非不得已戴秋实都不会允许部下插手。

戴秋实把霍子飞的父母，安排在西郊一栋偏僻的别墅里，这栋别墅以前是军统安排给美国人雅德礼住的。雅德礼号称是国际密电码破译专家，戴秋实慕名请他来重庆与军统合作，为军统协助破译日军密电码和培养中国密电码专家。然而，三年过去了，成果平平，倒是旅居和游学日本，为抗战报国的几个学者，被军统训练成了出色的日军密电码专家。所以，戴秋实很看重，在日本有过专业训练的霍子飞。可是霍子飞就像吃错了药，宁愿坐牢，就是不愿加入军统。这让戴秋实有些气急败坏，一怒之下，令军统囚禁霍子飞，这一晃已经四年。雅德礼与军统合同期满，戴秋实解聘他后，雅德礼离开了重庆才空出了这栋别墅。

霍子飞出生在一个大户人家，他父母也是知道，国家和民族处在危难中。也都知道讲“岳母刺字，精忠报国”的故事。

戴秋实奉霍子飞的父母为上宾。戴秋实对霍子飞父母说，他们的儿子，为国家，为民族抗战立了大功，政府要奖励霍子飞。而霍子飞很孝顺，惦记着家里的父母双亲，所以政府为让霍子飞安心工作，才把他们接来享福。

霍子飞父母没见过这么富丽堂皇的房子，如同《红楼梦》里刘姥姥进大观园。

霍子飞父亲问戴秋实是多大的官。

戴秋实想了想，说：“你们河南的省主席，在沦陷前，要是犯了错，我是可以抓他的。”

霍子飞父亲一听，这么大的官，他还只在戏台上见过。因此吓得摔了一跤。戴秋实亲切地把霍子飞父亲扶起来。

霍子飞父亲战战兢兢，满口戴大人、戴大人，使不得、使不得地叫着。还说，对他们如此客套，会折他们的阳寿。

戴秋实拿来一台德国产的小录音机，让霍子飞父母对着录音机说几句话。说，霍子飞工作繁忙，还没空来见他二老双亲，想要二老说几句话，他想听听。

霍子飞父母对着录音机不知道说什么好。戴秋实要他们说些，鼓励赞扬儿子，为国家为民族抗战立功的话。霍子飞父亲胆小不敢说，推让给霍子飞的母亲说了。

戴秋实刚刚录完霍子飞父母的话，秘书来报告说，上海、南京、哈尔滨以及延安都来了绝密电报。

戴秋实告别了霍子飞父母，立即到了办公室，看了四地发来的绝密电报内容，心里既惊喜又忧虑。沉思了一会儿，突然有了想法，随手撕下一张便笺纸，写下了“有帝国叛徒，可能挟战略情报，逃往上海，令你处侦获截杀”的电报内容，叫秘书用日军的密电码，翻译成日电文，然后他带着两个随从去了监狱见霍子飞了。

监狱里，霍子飞已经用水缸里的水洗干净了脸，正颓废地躺在用稻草垫子铺在地上的床上。戴秋实识破了他装疯卖傻，他似乎也看穿了戴秋实的水缸伎俩，但他心里明白，戴秋实没有把他当对手。铁门“哐当”一声响，霍子飞没有动一下，他已经没有要想知道是什么人来牢房的心思了。

戴秋实进了牢房，看看霍子飞又看看水缸，来到霍子飞面前说：“不想装疯了？”

霍子飞闭着眼睛，依旧没动。

戴秋实把那份拟造的假日电文递到霍子飞面前，说：“睁开眼睛看看，你只要破译这个电文，就可以从这里出去，去找你的未婚妻。”

霍子飞睁开眼，看了看电文，又看看戴秋实。

戴秋实明白霍子飞的顾虑，用比较江湖又很低级趣味的话说：“我若说话不作数，就是你裤裆里的鸟。”

随后把电文往霍子飞脸上一丢，便出了牢房。

听到铁门关门声后，霍子飞捡起了地上的电文看了一遍，又拾起了那根竹子，在地上画了起来。

戴秋实毫不客气地把电文甩在霍子飞脸上的原因，一是要看看霍子飞还有没有为国效力的激情和冲动；二是为了试探一下霍子飞破译日军密电码的水平。

第二天，戴秋实去霍子飞牢房找答案，还见霍子飞和昨天一样，靠在墙上坐着，很失望，举步就要离开。不料，霍子飞随口说出了电文内容。戴秋实听了一愣。霍子飞以为戴秋实没听清楚又大声地说了一遍。

戴秋实心里一喜，口里却不停地念叨起来，反复说着“得到这个情报，国军抗战就将胜过千军万马……”也不理霍子飞，假装忘记了霍子飞译出密电文就放他出狱的承诺，而后出了牢房。

霍子飞听了心里一震，凭这样一个情报就能胜过千军万马？见戴秋实出了牢房并没有放自己出狱，他也不急，他心里清楚，戴秋实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需要自己，否则他不会几次三番地前往监狱里面打扰自己。

霍子飞再一次看到戴秋实来牢房的时候，发现戴秋实手上提着一台录音机。霍子飞认识那是德国产的，他在日本上4A特训班练听力的时候，他用过。他也知道，录音机在地下密战中使用得最多。霍子飞心想，自己猜得果然没错，戴秋实几次来牢房不是单纯地来，军统特务头子没那么闲心和善良。

见戴秋实进了牢房，霍子飞假装怒气冲冲站起来，说：“你就是我裤裆里的鸟。”

霍子飞本不想骂戴秋实，但他想试一试这个军统特务头子的心眼儿，到底小还是大。不料戴秋实并没有计较，拿出几张照片说：“你未婚妻死了，被日本人炸死的，你看不到她了，所以我并没有食言。”

戴秋实把照片递给霍子飞。霍子飞一看是几张坟墓的照片，不明白戴秋实的用意，没有伸手接照片。戴秋实于是从其中抽出两张，照片拍的是坟头，墓碑上写着“朱巧莉之墓”，落款是朱兴福，他未来岳丈大人的尊姓大名。霍子飞怀疑地看着戴秋实，他不确定是不是军统伪造的，他知道军统一向喜欢搞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忽悠人。

戴秋实似乎看穿了霍子飞的心思，把录音机打开，也随手从口袋里拿出一条手巾丢给他，便出了牢房，抛下话说：“你牢房里太臭了。我出去呼吸一下清新空气，你听听。”

录音机里放出来第一句话，就是霍子飞母亲长长的一声呼喊儿子的声音：“儿啊，我跟你爹好想你啊！这些年，家里不太平，日本鬼子把咱家里的房子给炸塌啦。你二叔、二叔公、四叔公，隔壁的朱月花娘儿俩，还有你未过门的媳妇都给日本鬼子炸死啦。听说你打小鬼子立了功，我跟你爹好高兴啊，咱村里的人要是知道你在外面，打小鬼子立了大功，那可得把你当英雄，你要跟戴大人好生打小鬼子，啊！……”霍子飞听着，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戴秋实丢给他的手巾很快就被泪水打湿了。

戴秋实在牢房外站了约半小时，估计霍子飞哭得差不多了，便面无表情地进了牢房。

霍子飞见戴秋实又进来，擦干眼泪问戴秋实道：“你把我爹娘软禁了？”

戴秋实摇摇头，说：“我跟他们说，你为国家为民族抗战立了大功，是你要我接他们来享福的。”

霍子飞听了默不作声。

戴秋实见霍子飞沉默，说：“你是不是觉得惭愧。”

霍子飞低下了头。

戴秋实停了一会儿，又说：“你父母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别墅里，你想以什么样的形象去见他们？是现在这个蓬头垢面的样子，还是恢复你容光焕发，青年才俊，才华横溢的本来面目？要知道，现在，你在你父母心里，你已经是为国家为民族立了战功的英雄了，你是他们的骄傲。”

霍子飞抬起头，看着戴秋实说：“是不是，我不按你的意思去做，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戴秋实瞪着霍子飞，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说：“我什么意思？我要你做什么了？”接着，戴秋实指着牢房外面，大声吼道：“国土在沦丧，民族在危亡，同胞在流血，而你在这里吃屎装疯，难道你不羞愧吗？”

四

戴秋实离开监狱，去了别墅，告诉霍子飞父母说：“大爷、大娘，我已经向上面给霍子飞批了假，霍子飞很快就会到别墅里和你们相聚。”

霍子飞父母听戴秋实说，给儿子请好了假，很快就要见到儿子了，乐得合不拢嘴。霍子飞的母亲很不自然地，不停地扯着她满是皱褶的土布衣服。

戴秋实见了，马上说道：“我陪大娘大爷，上街去买套新衣服吧。”

“那怎么能屈驾戴大人呢？使不得，使不得滴。会折老夫滴阳寿。”霍子飞父亲一副老于世故的样子说。

戴秋实见了，笑着说：“大爷，你们的儿子是英雄，你们理应打扮得像英雄的父母，风风光光，让子飞见了你们也高兴啊。”

霍子飞母亲听了，说道：“孩子他爹，戴大人这一番心意，我们就领了戴大人的情意吧。”

霍子飞父亲心里早就想答应戴秋实，只不过不好亲自开口，见老伴说了，赶快顺水推舟说：“既然戴大人如此一番厚意，那咱们也盛情难却，那就去吧。”

霍子飞父母也没再拒绝，高高兴兴地坐着戴秋实的车上街买衣服去了。

第二天一早，一个勤务兵开着一辆吉普车来到牢房里，将霍子飞带出了监狱。

霍子飞上了车后突感不踏实，应该还有什么东西在牢房里没有拿出来，他看看空空的一双手，才意识到陪他坐了四年牢狱的那根竹子还在牢房里。霍子飞于是返回牢房里，把那根竹子握在手上，才感觉踏实了许多。而后的时间里，霍子飞不管走到哪里，干什么，这根竹子都不离手了。

勤务兵把霍子飞拉到一家洗浴中心，让霍子飞洗了澡，并将一套崭新的校级军装给霍子飞换上，又来到一家理发店，给霍子飞刮胡子理发，蓬头垢面的霍子飞立马换了个模样。

穿上军装的霍子飞看上去虽然英武精神，但他的心却是忐忑不安地吊着的。霍子飞心里清楚，他穿上军装就已经表示向戴秋实低下了头。

霍子飞因为自己不想加入军统，就被戴秋实囚禁了这么多年，他心里憋屈得厉害，但是母亲录音机里的那些话让他感到羞愧，感到心都碎了。戴秋实也说得对，全民族都在抗日，唯独他躲在监狱里，吃屎装疯，枉为华夏子孙。

霍子飞不知道他穿上军装是不是就算加入了军统，也不知道戴秋实会让他去做什么。不过霍子飞已经想好，不管戴秋实要他去做什么，只要是为国家、为民族，他都会在所不辞。霍子飞不由得想起已经死去的未婚妻，不知道她在九泉之下是否为自己高兴，四年的牢狱之灾让他不堪回首，也许当初他和戴秋实都彼此误会了对方。

勤务兵把霍子飞带到戴秋实面前，见霍子飞穿上军装英武挺拔，戴秋实忍不住亲热地朝他冲了一拳，高兴地说道：“这才像一个党国军人嘛！”

戴秋实亲自开车把霍子飞带到别墅去见他的父母，说：“好好地陪陪你爹娘。”

霍子飞下车后，戴秋实就离开了。戴秋实心里清楚，霍子飞已经被他彻底拿下了，即便再不识抬举，也不会把真相告诉父母，他就喜欢霍母说的那句话，“好好跟戴大人打日本鬼子。”

霍子飞见了爹娘，“扑通”跪在地上，一家三口，六目相对竟说不出话来，还是霍子飞母亲说了一句话：“咱儿子长高了。”

霍子飞和他爹娘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戴秋实安排卫兵去别墅接他。霍子飞见卫兵来接自己，就知道戴秋实有很重要的事安排他做，也许就是生死间的事，这也许就是戴秋实把他父母接到重庆，并诓骗他出狱的一切目的。

想着可能是诀别，霍子飞给爹娘磕三个响头，他父亲不敢接受，说：“儿子啊！你为国家立了大功，就是天上的星宿了。爹和你娘都是凡人，哪受得了星宿的礼，天庭会震怒的，会收我和你娘的阳寿。跪不得啊！”

霍子飞含泪告别了爹娘，和卫兵一起离开了别墅。

卫兵带霍子飞到了戴秋实办公室。戴秋实见了他很客气地说：“对不起，霍老弟，